

争创中华诗词之乡

编者按:今年,我县全力创建中华诗词之乡,众多诗词爱好者积极创作,用作品为创建工作浓厚氛围,抒发心中的情感。本报对部分优秀作品予以分期转登,以飨读者。

咏油茶花

赵木兰

黄色素瓣沐冬阳,偏向峰峦播异香。
紫蝶游峰绕芳蕊,晓风晨露育琼浆。
移来银色漫山野,压尽百花傲冷霜。
为教千村春早艳,饮冰餐雪又何妨。

七律·诗兴

刘大伟

诗海淘金志趣投,寻山问水任遨游。
填词一阙深更累,改字三番对仗酬,
写罢新篇情未尽,吟成古韵绪悠悠。
门庭福泽祥光耀,翰墨随挥盛世讴。

赵鼎墓

周元良

山水相扶环,忠魂枕翠峦。
可怜无限意,化作石门烟。

就好一口豆腐脑

南丰后人

清晨,小城的烟火味渐渐氤氲起来,原来是大街小巷的早点铺开张了——从西门到东门,从城南小区到城北老街。单看城北的客运中心站,自从诞生的那一年开始,周围一下子冒出了几十家小吃店。

我曾经好多年在小城的西门定居。我有一个特别的爱好,就是喜欢吃豆腐脑。多年来,自己的小家庭一般是不会去做豆腐脑的。早晨起来,细嫩柔滑的豆腐脑在头脑中打转,舌尖也开始蠕动,脚步就像装了导航器,三步两步就到了西门街。走到“球川小炒”店门口,“老板给我来一碗咸豆浆,再来两个大饼。”“老板,给我来一碗豆腐花(小城人把‘豆腐脑’通俗称为‘豆腐花’),等下再给我打包两碗带走。”此起彼伏的声音不绝于耳。

我走进店里,在靠近自来水池边找一个位置坐下。然后要来一碗豆腐脑,再点几只生煎包或小笼包或什么的。我暗暗地提醒自己:如果这家店豆腐脑卖完了,可以站起来走出去换一家。

我知道,出小店门往北,然后再往老街东行几百米,就到了县城横街,那里也有“球川生煎包”,那里也有豆腐脑供应。后来与老板熟络之后,我问道:“你店里的品种怎么和西门球川店的味道品种差不多?”他笑着说:“那是我亲弟弟开的。”

我对豆腐脑情有独钟,源于小时候母亲做豆腐脑的记忆。

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,那时大家的生活一般般,菜肴中有豆腐算是奢侈的了。老家离集镇三四里路,集镇上每隔

五天有一个墟日,到集市上买两块豆腐几乎是农家的不二选择。说实话,那时集镇上有没有豆腐脑供应,我到现在也没有印象,因为没吃过。

直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家里的生活才如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。那年秋天,勤劳朴实的父母终于置办起了一副石磨,母亲便开始做豆腐了。先是将浸泡一宿的黄豆放到大磨盘上去磨。我顶多拿着漏勺把胖乎乎的豆子捞出来,添加到上层磨盘的小洞中,因为拉石磨是一项体力活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合作,磨出一大木盆的豆浆汁。再经过滤、煮沸、点浆……当屋子里飘出阵阵豆香时,母亲把调制好的石膏水均匀地撒进豆浆锅里。然后,轻轻的顺着方向搅匀,盖上锅盖,闷上一会,就成了豆腐脑。

这个时候,母亲到锅里舀出一碗豆腐脑给我,加点酱油、葱花和辣椒末,等不及豆腐脑冷却,我悉索索穿肠过,真是惬意极了。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:人间竟然有这么好吃的美食!

从此,只要家里做豆腐,我第一时间就会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来吃。每到外地出差或旅游,早餐首选的是豆腐脑。有时候一个早上要吃上两碗,即使没有调料,不加甜咸,豆腐脑也是味美如初,嫩如乳汁,入口即化,回味无穷。

记得2019年春到四川疗养,那天晚上,我和几个同事在峨眉山市的街道上行走。突然,看到远处“搅三搅”的店名特别有意思。待我们走近时,豆腐脑——“峨眉美食·百年传承”的霓虹灯发光字更是吸引了我们。走进古色古香的

传统建筑里,仿佛回到了自己的老家。这里果然是一家主打豆腐脑的小吃店。峨眉豆腐脑、牛华豆腐脑、杨湾豆腐脑、苏稽豆腐脑、犍为豆腐脑……不一而足。甜酸咸由顾客自己加料,大家各取所需地吃了一大碗豆腐脑后,还想再坐一会。恰如乐山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俚语:“今天天气真的好,出接吃碗豆腐脑。”道尽了国人对于豆腐脑的热爱。

一年前,我家搬到了县城桑园新小区。早晨想吃豆腐脑,只要穿过文峰路,往柚香城农贸市场边上走几步,就到了“田园豆浆”的小店。说它是小店一点不假,店面只有10多平方,屋里摆上两张小方桌也显得逼仄。正因为小店的豆腐脑出了名,早晨常常见到在小店门口挤满了馋嘴的食客。挨不到座位的,就在门口等,或者熙熙攘攘地打包回家。好在小店的“豆腐西施”手脚麻利,舀豆腐脑、添加调料、打包结账,动作干净利落。

假如在“田园豆浆”等得不耐烦了,你可以再往前几十米,向东面转弯,就到了“红旗豆花店”,这里也有豆腐脑等着你。这家老店该有几十年了吧,店里有小城人喜爱的许多特色小吃。我以为,店主是善解人意的,尤其是把准了小城人的嗜好,不然,怎么把店名冠以“豆花”呢?

一碗恒久不变的豆腐脑,蕴含的不仅仅是记忆,还有那浓浓的市井味道,更有小城人的情怀。今后,如果某个晚上,老婆问我明天早上准备吃什么,我张口就来:“明天早上吃豆腐花去。”

父亲

范大全

我的父亲是紫港街道狮子口水库脚下占家山的人,他很长寿,长寿的秘方就是父亲一生勤劳、俭朴、清廉。

父亲今年已经102岁了,仍然每天坚持早起。早上6点起床,晚上饭后即睡。父亲粗茶淡饭、鸡鸭鱼肉、瓜果蔬菜都吃,从不挑食,尤喜甜品,却从不吃补品保健品。父亲50岁戒烟,一日两顿酒,微醺即止。父亲热爱劳动,喜欢看书报,除此之外,几乎没有其他爱好。

父亲出生在农村,十几岁时,犁耙耕种、播种插秧就已经无所不能。1958年左右,父亲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支农工作队员,有一次,父亲在田头检查工作时,发现一个年轻人在耕田时,牛在原地打圈圈,就是不听使唤。父亲一看就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个刚学耕田的新手,他二话不说,卷起裤腿就下了田:唤牛扬鞭,提犁翻地,一招一式,出类拔萃。这一次的耕田示范,使他在十里

八乡的乡亲们那里,获得了“老把式”的称呼。

父亲退休时,姐姐已出嫁,我和妹妹也有了工作,家里的承包田基本都由他一个人打理。记得有一次家里种小麦,妈妈喊我的一个表弟过来帮忙,太阳落山好一会儿了,父亲还不提收工。表弟说:“姐夫,天晚了,咱明天早上再来种吧!”父亲说:“今日事今日毕,干嘛要留到明天再来做?”表弟只好硬着头皮,饿着肚皮陪着父亲干完活才回家。如今,每提及此事,表弟仍耿耿于怀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好像从没听到过父亲表扬夸奖过我们姐弟。我记得在6岁那年大年初一的时候,人们都沉浸在贺年放鞭炮的喜悦之中,父亲却带上我到离家七八里的山上挖柴根。他挖我拣,回家时,他整了一根木条,一头一个柴根,要我跟在他后面挑着回家。引来邻居们对他的一片骂

声。现在想来,父亲一生勤劳,对儿女们严格要求。

父亲教书三十余载,宋畹双溪口、桐村,狮子口占家山、孔家弄、渣滩湾、塘底等地都留下过他教书的足迹。母亲生前说过:“许多人要把孩子留在家里干活,不让孩子读书,每到新学期开学时节,你父亲不仅要搭上工资,还总是动员这个,又走掉那个,家里缺劳力、没钱交学费、要带弟妹妹,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应有尽有。”学生走了再去叫,掏钱替学生垫学费,父亲的执念,就是不让一个学龄儿童失去学习的机会。一次,父亲发现了一个13岁还没上学的儿童,他上门动员了几次,其父说孩子已是个劳动力,与一年级在一起读书会被人笑话,坚决不让孩子上学。最后,父亲只好答应其父,让这名儿童直接读三年级,一二年级的课程,由父亲利用业余时间辅导补上,这才让这名儿童顺利地上了学。

可能是父亲的勤劳、俭朴,相当长一段时间,他被县文教局抽调去做系统内的基建工作。特岭中心小学、麦坞小学、孔家弄小学、占家山小学、老常山二小、县进修学校等,都是他手上建设的。他常以此为傲,得意自己建了这么多学校,且帐目一清二楚。他做基建工作,自己装卸车,半个月不回家。上山选购木材、走路沿河道找河沙、发现建筑质量不符合自己动手就耙,这些在一般人看来有点奇葩的事,在他身上却是家常便饭。

俭朴使人淡雅,清廉阔人心胸,劳动是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源泉。勤劳而淡泊、正直而高洁,在一个集老农、教书匠不同身份于一体的父亲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,也深深影响着晚辈。作为儿子,我衷心地祝愿父亲福寿康宁!



常山农商银行
常山人民自己的银行

